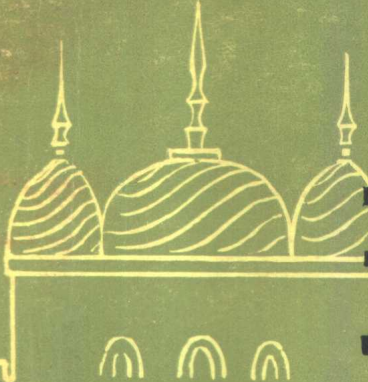




王子与阿丽黛

WANGZIYU ALIDAI

唐志凯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王子与阿丽黛

唐 志 凯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袁殿池

封面设计：施 仿

王子与阿丽黛

Wang zi yu alidai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12 · 插页 2 · 字数 230,000

1984 年 7 月第 1 版 198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80,500

统一书号：10093 · 620

定价：1.05 元

序

报春的花不一定是最美的花。《王子与阿丽黛》是尝试反映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一部长篇小说，它不能说是一朵花，只能说是早春里一棵发绿的草。

人人都知道，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就是中国各族人民不断斗争融合的历史。在我国文艺百花园中，反映民族斗争以及这方面英雄人物的作品已经很多了，但反映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作品，特别是小说，还不多见。多年来，笔者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希望写一部反映民族融合、民族和睦的小说。随着《王子与阿丽黛》的出版，这个愿望总算实现了，但心中又有些不安，怕拙笔不能完成此项重任。那么就姑且把这部小说视为一棵小草吧。报春的花尚且不美，报春的草就更为可怜了，但愿它能报道一种生机，促使反映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民族和睦的作品多起来。

以小说的形式来反映我国古代的民族融合，诚然很好，但真正做起来，笔者却感到很吃力。翻一下古代史书，它们对西域的记载都很简单，完全凭借它们去再现当时的生活，显然还远远不够，幸好活的材料还较容易获得。大量人文志方面的材料帮了我的忙，不过，把这些材料用到小说中去，效果如何，还没把握。

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笔者力图创新。其实，哪个作家

在写作过程中不想创新呢？但真正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譬如对战争的描写吧，章回小说的写法颇能引人入胜，可是把它们全都搬来，怕就要落俗套了。如何吸收它的长处，又不落俗套，这是个很值得探索的问题。笔者在这方面作了点儿小小的尝试，是否妥当，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王子与阿丽黛》是个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通篇用文言，或通篇用白话，怕都不好。通篇用文言，不惟读者要少，而且还可能会弄出许多笑话。试想：书中的主人公之乎者也地谈恋爱，那不是要令人发笑吗？最好的办法是白话夹文言，官场上文言多些，生活场面白话多些。当然作品中二者是否融为一体了，还有待于实践证明。

探索是艰苦的，但没有探索就没有进步。我诚恳地希望专家和读者能给我提出宝贵意见。

作 者

1983.7.30

内 容 提 要

汉代西域的多数国家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阶段。龟兹的统治阶级为保存奴隶制，发动了一场反汉、大搞民族分裂的非正义战争。在攻灭疏勒后，他们深感兵力不足，在劫取了于阗公主阿丽黛后，企图拿她作人质，以要挟于阗，使其臣服，想不到由此却促成了疏勒王子成大与阿丽黛的爱情。成大在民团的帮助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赶走了龟兹人，恢复了疏勒的社稷；龟兹的奴隶主政权则在奴隶起义的烈火中覆亡。小说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搞分裂、搞倒退，必将自取灭亡。本书情节曲折，形象逼真，具有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目次

序	1
第一章 强暴的求婚者	1
第二章 黑面马贼	13
第三章 血染黄沙	29
第四章 同心指环	48
第五章 剑锋的寒光	70
第六章 公主传信	96
第七章 密谋王位	119
第八章 于阗官怨	137
第九章 沉郁的心	154
第十章 孤军赴死	167
第十一章 古堡喋血	188
第十二章 残月双影	212
第十三章 人殉	226
第十四章 血溅婚宴	258
第十五章 王宫风波	284
第十六章 会战	313
第十七章 起义的奴隶	342
第十八章 盟会	358

第一章

强暴的求婚者

鸣镝^①刺耳地尖叫着，正中一个年轻女人的心窝，那女人用痉挛的手抓住箭杆，血，从她的手上淌下来，滴到金色的黄沙上。一滴，两滴……终于漫成红殷殷的一片。那女人倒下来，倒下来……血，血……于闐^②王广德眼前不止一次闪现出这个惨景。他的心因痛苦而紧缩了，血，涌上了他的头。

于闐王广德今年已年过花甲，但脑力还没有衰退。别人向他讲述的事，他还都能记清，特别是龟兹^③王子雕陶莫皋射死他妻子须卜居次的事，他怎么也忘不了。那手握着带血的箭杆的女人，是西域有名的美女须卜居次。须卜居次嫁给雕陶莫皋后，颇有贤名，可是雕陶莫皋还是把她射死了，这倒不是因为她有了什么过失，而单单是因为雕陶莫皋想用她来测验一下他的卫队是否能绝对服从他的命令。在雕陶莫皋看来，一个将军如果把自己拴在女人的裙子上割舍不开，那

① 鸣镝：带响的箭。

② 于闐 (tián)：西域国名，在今新疆和田县。

③ 龟兹 (qiū cí)：西域国名，在今新疆库车沙雅间。

就不会有什么出息。雕陶莫皋的志向是帮助他的义父龟兹王建征服西域，除了这目标和在沙场驰骋外，他别无爱好。一次，在出征前，他对他的卫队说：“吾之鸣镝飞向何处，尔等的箭就射向何处，违令者斩。”第二天，雕陶莫皋和他的卫队在校场练武，恰巧须卜居次来了。雕陶莫皋突然决定用鸣镝射死她，他瞪着充血的眼睛朝他的卫队喊：“射死她！射死她！”可他的卫队没人敢下手。雕陶莫皋举箭把须卜居次射死了。雕陶莫皋走近须卜居次，用脚踢了踢她那尚软的尸体，眼里布满了血丝，人们知道，这是他杀机又起的先兆。果然，事后，他把他的卫队全处死了。这件事使他在龟兹声威大振，从此，他的部队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敢稍稍违抗他的命令，这对他行军作战无疑是有好处的；可是这件事也使他的凶残之名蜚声西域。

今天，老广德眼前总是出现须卜居次那濒死的苍白的脸，就是因为雕陶莫皋派龟兹的左辅国侯沐牙师来向他的女儿阿丽黛公主求婚来了。

“把我的女儿嫁给那个嗜杀成性的雕陶莫皋？”老广德想。一个心窝上带箭的女子的形象又在老广德眼前闪现了，但这回这女子似乎不是须卜居次，而是他的女儿——妩媚动人的阿丽黛！老广德实在受不了，他摇了摇头。

今天，朝中群臣都劝老广德答应这门亲事，就连忠诚的辅国侯休莫望也说：“龟兹姑墨^①联军长驱南下，疏勒^②人败衄之余，已无斗志，望大王临事鉴察要以社稷为重，切不可

① 姑墨：西域国名，在今新疆拜城县。

② 疏勒：西域国名，在今新疆疏勒县。

感情用事。否则社稷不保，棣坏珠存，亦无可能。”有个大臣的话更令老广德寒心。这人说：“公主年方豆蔻，秀润如玉，雕陶莫皋乃强国王子，亦不为不配。将来若得恩宠，此何遽不能为福乎？辅国侯所言极是，不可不从……”

“这么说，我的女儿就只好嫁给那个杀人成性的恶魔了？”老广德自语着。他的心沉甸甸的。

广德年过花甲，多年从政的经验，已使他能比较冷静地思考问题了。作为一个父亲，他绝不肯让自己的女儿陷于那嗜杀成性的恶魔之手；可是作为一个国君，他知道，这事不能草率决定，更不能感情用事。龟兹大军攻灭疏勒后，龟兹铁骑已经站在于阗国门口了，这时如果拒绝雕陶莫皋的求亲，雕陶莫皋生气若挥戈南下，于阗恐怕就要成为齑粉了。“看来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了，这就是答应把女儿嫁给雕陶莫皋，以免除国难。”老广德想。可是，他知道他的妻子纳比罕是个火性子、是个不饶人的人，她绝不会同意这门亲事。

退朝后，老广德思忖着回到后宫，刚刚坐下，就听得外面起了一阵不安的骚动，他的妻子纳比罕王后吵嚷着走来了。

“我不答应！他想拿我的女儿讨好龟兹，我可不能把我的女儿往火坑里推！我不答应……”广德刚听得纳比罕在外头喧嚷着，接着见她本人也走进来，连宫女都来不及通报。

纳比罕王后比广德小二十岁。她当年也是西域有名的美人，现在已四十多岁了，但当年的风韵犹存。那大而有力的眼睛，那长长的睫毛，现在仍不乏动人之处，但毕竟岁月不饶人，无情的时间还是在她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她的眼角出现了许多鱼尾纹，身体由于发胖也显得有些臃肿了。她

那与年龄不相称的高亢的声音，和那细碎而快的步子，样样都说明她是个性情火爆的人。

老广德虽是个威严的君主，可是跟普通人一样，老夫少妻，在宫里就不免有些惧内。此时，他见纳比罕说出了许多不合体统的话，就急忙用手势制止她，可是纳比罕正在火头上，根本不予理会，她也不想去理会老头子这些手势的含义，只顾吵下去。

“你这老糊涂！你没能耐对付龟兹人，竟打起我女儿的主意来，你还我的女儿！你还我的女儿！”她吵着，看样子她是轻易不会罢休的。

许多宫女在场，她就这样吵、这成什么样子了！老广德急了，他作手势让宫女们退下去。宫女们飞快地退走了。

“后宫这帮东西真可恶，传话比打雷还快！刚刚退朝，纳比罕就什么都知道了！”广德心想。

“我没什么可怕的，谁愿意听谁听，我绝不把我的女儿嫁给那个畜牲雕陶莫皋！”纳比罕见广德这样怕宫女们听他们的谈话，就这样说。

“纳比罕，”广德一边说，一边思忖着该如何说服他的王后。他不仅是个父亲，而且还是个国君，作为一个国君，他可不能感情用事。他得考虑怎样做才对他的国家有利，怎样做将王冠落地。事情是明摆着的，今天拒绝了雕陶莫皋的求亲，明天龟兹铁蹄就会踏碎于阗的国土。也许龟兹人是存心想难为他，想找个借口打进来。

“我不听你说！你无非是想说国家呀，社稷呀，我不听！你反正不能拿我的女儿做买卖！”纳比罕打断广德，简直不让

广德有个插嘴的份儿。

“纳比罕，疏勒已被攻灭，现在龟兹铁骑已在国门口了。此时他们为什么遣使来求亲？明知阿丽黛是我们的爱女，决不会远嫁龟兹，可他们为什么还遣使来求亲呢？他们就是要找个借口打进我们的国家！我们可不能让他们得到这样的借口呀！”广德耐着性子解释。

广德以为自己解释得很明白了，纳比罕总该知晓近在眼前的灾祸了，可谁知纳比罕根本不听这些。女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都是这样，一旦某一厄运降临到她们子女身上，母亲的本能往往使她们变得非常固执，任何人都休想说动她们。

“我不听你这些没出息的话！”纳比罕挥了一下她那胖胖的小手打断广德。“你和你那些饭桶大臣们不是已经决定了吗？很好。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阿丽黛现在正在她外祖母家。我立刻给我母亲写封信，派人送到拘弥^①去，让阿丽黛别回于阗来。我的父亲拘弥王和母后会保护阿丽黛的……”

两人正闹得不可开交时，宫女进来禀报，说早已告老在家的老辅国侯苏榆勒要求觐见。

“他来得正好！”广德想。广德是老辅国侯苏榆勒所立。苏榆勒德高望重，朝野无人能比。他来了，纳比罕就不能再胡搅蛮缠了。

纳比罕是个聪明的女人，她立刻明白了为什么多年未朝的苏榆勒在这个当口突然要求觐见。她鼻子里哼了一声道：

^① 拘弥：西域国名，在今新疆于田县。

“原来你们早已串通好了，知道你们那损招儿过不了我这关，就撺掇个老臣来，告诉他，不见！”

“这太过分了！”广德急忙止住纳比罕，令宫女传苏榆勒进来。不大一会儿，一个白发、白眉老人走了进来。

苏榆勒已经八十一岁了。他中等身材，背有些驼。由于削瘦，脸显得有些长。象所有老年人一样，他脸上有许多老年斑，给人的印象是他太苍老了。那下垂的眼皮几乎遮住了他的眼睛，这使他的眼睛成了一条缝。也许他已经昏聩了吧？不过从他眼里偶而闪出的锐利的光，不仅说明他的精力还敷用，而且还说明他很精明，只不过很深的阅历使他习惯地韬晦其光罢了。

苏榆勒身后有个汉人打扮的年轻人，不过这时广德心烦意乱，没注意到他。

苏榆勒走进来想行大礼，广德赶紧走上去扶住他。

“恩相不必如此拘泥。”他说。

赐坐后，广德问：“恩相进宫想必有事，不知欲以何教我？”

“大王，臣以为当此我国步履维艰之时，一策一举，皆不可草率定之，宜广开言路，谨慎从事。”苏榆勒说。

“恩相有何高见以决吾疑？”广德问。

“臣已老迈，不能料事了，但愿引见一人，以为大王决疑，此人智力过人，或有真知灼见也未可知。”

“何人？”广德问。

“汉使班超，此人来西城^①已三日了。”苏榆勒说。

① 西城：当时于阗首都。

广德这时才注意到苏榆勒身后的那个汉装年轻人。班超这个名字广德早已听说过。在鄯善^①，班超曾攻杀匈奴使者，蒲类海之战^②曾使敌人闻风丧胆。在广德的心目中，班超一定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壮汉，待班超站到他面前，他才惊讶地发现他跟自己想象的是那么不同。眼前的班超与其说象个将军，不如说象个书生。他中等身材，白净面孔，方脸膛，人也有些瘦削，很难想象他就是蒲类海之战的勇士。

广德把近日发生的事说了一遍。一个自信的微笑出现在班超的脸上。

“大王，如于阗以举国之兵与龟兹决战，结果会如何？”班超说。

班超的声音出乎意外地洪亮，与他那显得有些文弱的身体很不相称，这又使广德感到很意外。

“孤想……龟兹大军会长驱大进，百姓将罹荼毒，社稷恐也难保……”广德说。

“大王何不向长安求救？”班超问。

“寡人虽顛预，这一点也不会看不透。以长安之兵救于阗燃眉之急，那是隔靴搔痒，远水不解近渴……”广德说。

“如公主远嫁龟兹，前景如何？”

“这……”班超的话触到了广德的隐痛，广德沉吟着，末了他抬起头，用发愁的声音说：“朝中诸臣咸谓龟兹于阗如结成姻娅之国，彼虽大国，也不至欺侮它的外舅之国……”

① 鄯善：西域国名，在今新疆鄯善县东南。班超曾在鄯善攻杀匈奴使者，使鄯善归汉。汉帝封班超为军司马。

② 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

听到这里，纳比罕想：“看来这个汉人也是个饭桶……”想到这里忽听班超朗声说：

“大王错了！”

广德和纳比罕一惊。

“孤有何错？”广德说。

“臣以为龟兹求亲乃名，索取人质是实。”班超断然说。

广德的心不觉一颤。

“卿可为孤详言之。”他说。他和纳比罕的眼光全都注到班超身上了。

“大王想，雕陶莫皋可不是那怜香惜玉之人，彼能无端杀妻，更何爱大王之女？彼等深知阿丽黛乃大王之爱女，如娶至龟兹，即可向大王索取彼等所需之一切，一旦大王不从，彼等便以刑戮公主相胁，而龟兹贵族豪右欲壑难填，长此下去，于阗尚有宁日乎？况且公主远嫁龟兹，如囚狴犴，大王于心忍乎？”

班超这一席话触到了广德心里的痛处，勾起了他心中的愁云。

“然龟兹大军如长驱直入，奈何？”广德说。

“臣近日道经西域北路，颇晓龟兹虚实。”班超说。“早年汉于西域设都护府，西域诸国相约入汉版籍，弃旧制，习汉礼仪。近日龟兹起兵，名为反汉复其祖制，实欲征服西域，将旧制强加于西域诸国。百姓对视民为奴，虏使其民的旧制恨入骨髓，所以龟兹此举，实不得人心。此次攻灭疏勒之军，名为龟兹姑墨联军，实只龟兹一国之兵。姑墨惧龟兹势大不得不少予之兵，其实并不愿复旧制，亦不欲战。龟兹之军远

来疲敝，又经数场血战，现已呈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之势。彼外惧汉兵出玉门阳关，内惧奴隶暴动蔓延，实无席卷西域之力。此次彼遣使来于阗求亲，即欲兵不血刃而达其目的也。”

班超这一席话，说得广德心里透亮了。

“寡人现当如何？”广德直起身问。

“大王可速遣使去长安求救，同时调集能战之军奔赴达利水东岸。龟兹军至坚壁不战。龟兹前攻于阗京城西城不下，后无粮草，那时汉兵出玉门、阳关击其尾，大王与拘弥军击其头，则龟兹数万精兵一鼓可破……”

听到这里，广德心中的乌云豁然散了，他一跃而起，说：

“若不是将军这一席金石之言，险些误了大事！朕意已决。龟兹求亲，断不可应。若彼必欲犯我疆土，朕当亲率大军与彼决战！”

苏榆勒说：“大王，去翁格山剿灭黑面马贼的左骑君哈比肯，今日已回朝。大王可命他率兵速去达利水坚壁待敌。”

“卿言甚合孤意。”广德说。

一直在旁听他们讲话的纳比罕，这时高兴得都有点儿坐不住了。她听不大懂班超那文绉绉的话，不过她知道，就是这个白净面孔的年轻人把她的老头子说得回心转意了。此刻，她简直视班超为神人了。拒绝龟兹的要求，就意味着战争、流血，甚至于阗王朝也可能在这场战争中覆没，这是任何人都会想到的；可是纳比罕一点没想这个，她的思想全集中在一点上，这就是绝不能把她的女儿嫁给雕陶莫皋那嗜杀成性的凶魔。在班超告辞时，纳比罕没让他走。她留他在宫中宴饮后，才送他出宫。

第二天早朝时，胸有成竹的广德召见了龟兹特使沐牙师，并把他的决定通知了他。

龟兹特使沐牙师是个瘦小的老头儿，可是他那灼灼有光的眼睛和那不很密实的发灰的山羊胡子，却给人一种威严、庄重的感觉。此时，他的眼光正注视广德那金鼠冠。他的态度恭顺，可那眼光却给人一种高傲的、不可一世的感觉。广德的决定显然使他感到很意外。他不大敢相信广德的话是真的。龟兹铁骑所过之处，鸡犬无存，难道这个广德竟会不知道吗？

“大王，”沐牙师说。“我主对大王向怀敬意。此次遣老奴来贵国求亲，亦是向大王表示我主对贵国亲善之意，如大王必欲捐两国之永好而置大局于不顾，后果恐难设想，望大王思熟虑之。”

沐牙师的话语气虽很缓和，可字缝中暗含的威胁，却是很露骨的。靠这种威胁，他折服过许多国王；在这里，他一定以为他也能使广德屈服，他的眼光说明了这一切。看着沐牙师脸上的表情，广德心里暗笑。“我要让他知道：我，广德是西域最威严、最有主见的国君。只有我、广德，敢于拒绝龟兹人的要求，为了这个，也许人人都要称道我是个值得敬慕的国君了。”广德想到这里，镇定地说：

“寡人对龟兹王素怀敬意。然小女不能远嫁异域，此亦乃寡人不渝之决心。至于两国关系将如何，朕亦望龟兹王慎思之。”

出了什么事？龟兹铁骑的威名谁人不知？可广德怎么了？莫非他想以卵击石？沐牙师已看惯了西域诸国国君对他小心